

第六章 結論

在華人社會中，無疑地，武俠小說的確是極具魅力的文學形式，不論是在台、港、澳、大陸及海外地區，有中國人在的地方，就不乏武俠小說的足跡，讀者群更橫跨了老、中、青三代，影響極為深遠。尤其在舊派武俠小說過渡到新派武俠小說之間，梁氏實是功不可沒，而《女帝奇英傳》既為梁氏最為喜愛的三部作品之一，因此總結前四章，對文本之創作淵源、思想內涵、人物塑造及藝術表現予以評析後，茲就其特色敘述如下。

在梁氏三十六部武俠作品中，他最喜愛的是《萍蹤俠影錄》、《女帝奇英傳》及《雲海玉弓緣》三部，而個人之所以用《女帝奇英傳》為論文研究文本，一來是揭示他打破男女之間的不平等，二來是偏愛他獨特的歷史觀念，三來是喜愛他對人物塑造及關係的精心設計與安排。個人之所以用《女帝奇英傳》作為研究的文本，乃因梁氏雖與金庸、古龍並列，卻未能受到相同的待遇與重視，希望藉此凸顯梁氏作品之特色，並喚起大家對梁氏及其作品的關注，綜合前述章節論評之心得，個人認為《女帝奇英傳》有以下之特色：

一、打破男女之間的不平等

在梁氏之前的武俠小說作品，極少人重視女性的地位，大多數的女性最後都成為男性的附庸。即使在提倡女男平權的現代，綜觀現今的武俠小說作品，似乎也是以男性及其相關性別思想為故事內容的重心，一切情節的發展，無不圍繞著男性主角來做詮釋。

反觀《女帝奇英傳》中的上官婉兒，祖父與父親皆因武后而死，理應對武后恨之入骨，但自負超越男兒、女中才子的她，卻是對武后壓倒天下男性，而稱帝的作為深感佩服。甚至在聽了武后的一番「勸說」之後，她理智地選擇了自己要走的路——做武后的記室，原本是李逸紅顏知己的上官婉兒，竟在一夕之間與他成為對抗之勢，使得他傷心欲絕。

由文本的標題看來，「女帝」兩字自是以女性為故事內容的主體，除了正面評價武后之外，更舉了許多例子來證明武后的澤被天下，梁氏利用側寫的角度，由旁人來襯托出武后具

有獨立自主的個性，凸顯出她的剛強風格，使得李逸也不得不嘆服，並深感李唐宗室復興無望。

文本中最具代表性的女性人物，又兼具獨立自主個性的當推上官婉兒，雖然身為女子，卻不願受到世俗的束縛，反而敬佩武后女子治國的氣度與風範，進而知悉國事之艱難，實非一般庸人可以解決的，因此，在權衡國家大事與兒女私情之輕重之後，她拋去兒女私情的包袱，只想盡一己之力來造福國家、社稷，如此強烈的女性自主，使得理智凌駕輿情愛之上，也使得李逸與上官婉兒兩人的情愛瀕於破裂。

上官婉兒為了在理智與情愛間求得一平衡點，選擇了造福國家社稷的重責大任，將兒女私情拋諸腦後，完全擺脫的女性為男性附庸的刻板觀念，使得打破男女之間的不平等在《女帝奇英傳》中，成為一項極其重要又特出於當代武俠小說家的特色。

二、獨特的史觀

《女帝奇英傳》的另一個特點是武俠小說兼有歷史小說之長，與所有獲大成就的作家一樣，梁氏開創新派武俠小說之後，深明「急就章」不足取，遂虛心潛研古代兵器，師法民族傳統，吸納深廣的中華文化內涵，講究章法及節奏，漸漸使其作品成為與正統歷史相平行的草野俠義系譜，並從它回看權慾糾結的正統王朝。

在梁氏之前，以歷史為背景來寫武俠小說者大有其人，但梁氏除了引用歷史事件為素材外，更融入了他獨特的史觀。在敘寫史實之際，他總不忘對歷史上的事件與人物，採取顛覆與解構手法，將史實與虛構交織在一起，並以其獨特的史觀對史實糾正一番。如李逸雖是虛構的人物，但從他的身上可看出梁氏對傳統禮教之省思；又上官婉兒雖是歷史人物，但在梁氏的精心設計之下，她成了新女性形象的絕佳代表；而對武后的反思，則是標準的平反，使歷史上的負面人物獲得了正面的評價。名作家司馬中原以為：

梁羽生的作品可以「穩厚綿密」四個字來形容，非常的工穩、厚實，生活的根基很深

，重視歷史考據，俠中用儒氣¹。

青年時期的梁氏，受到數位著名學者的諄諄教誨，本身已是書香傳家，自己又聰明好學，原本名士風範極佳，再加上名師的指導，更添加其中國文化的氣息，作品兼顧武俠與歷史，「穩厚綿密」之譽當之無愧。閱畢《女帝奇英傳》之後，彷彿將武周時代的歷史溫習了一遍，此種武俠與歷史兼顧，又為梁氏注入了獨特的史觀，雖是在看小說，卻能了解歷史背景；雖是在讀歷史，卻能從歷史事件中獲得獨特的史觀。

在梁氏之前的武俠小說家，雖然也有以歷史為背景的武俠小說作品，但故事內容上幾乎完全依附著史實來發展，從未有人虛構故事內容而背離史實，如民國初年的武俠小說家文公直，其所著《碧血丹心》三部曲直據《明史 于謙傳》，旁參野史、筆記、武術秘笈，並詳考當時的官制、儀節、風俗、習慣、用語以及社會狀況等資料演敘而成，絲毫沒有虛構史實的成分。

在《女帝奇英傳》中，除了以武后專政時代為背景外，更添加了許多的虛構人物，甚至梁氏對史實做了「逆向思考」，企圖扭轉武后被史家評為負面人物的歷史形象，以他人的角度來替武后做平反的描寫，在不脫離史實的間架上，梁氏以其獨特的史觀，巧妙地安排許多虛構人物，並解構歷史事件，為眾所皆知的史實添加了新的聯想，這在梁氏之前的武俠小說家中，未曾有人如是做。

梁氏開了以歷史為間架做虛構描寫的先河，以現今的眼光看來不足為奇，但在一九五〇年代來看卻是一項創舉。依循著歷史的腳步、詳實地創作武俠小說，在情節發展上勢必乏善可陳，絲毫引不起讀者的興趣；唯有在以歷史為間架的虛構描寫下，經過梁氏精心巧妙地安排，武俠小說的路才能更趨寬廣、順遂！

三、人物典型形象的塑造

¹ 見柳蘇等著《梁羽生的武俠文學》（台北：風雲時代出版公司，一九八八年。），頁一八五。

梁氏深受中國傳統文化所影響，因此，在人物的塑造上有其獨特的審美觀念，在塑造人物之際，帶有強烈的道德觀，務使人物形象趨於完美而典型化，在他的筆下，對於人物正邪的區分涇渭分明，由《女帝奇英傳》的內容可以得知，梁氏無不處處歌頌英雄俠士為國家、為民族、為正義而勇往直前、犧牲奉獻的精神，對反派人物則是毫無保留地嚴詞批評。文本中的李逸、武玄霜等正派人物，集正義、智慧和力量於一身，而百憂上人、天惡道人等反派人物，則是凶惡猙獰、殘忍自私的代表，形成了鮮明的正反對比。

梁氏在文本中塑造了風流倜儻的俠士、丰姿綽約的女俠及無惡不作的魔頭等三大典型形象。風流倜儻的俠士形象，是梁氏作品人物中的一大類型，且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。李逸身處的時代，內有武后的專政、外有突厥汗國的覬覦，生活在這種動盪且民族衝突的歷史環境中，承受著血和淚的考驗，既是李唐宗室，亦是江湖俠士，集為國為民、文武雙全及愛情專一於一身。

丰姿綽約的女俠，在梁氏的筆下，武玄霜是一個動靜皆宜、舉止合度且神采飄逸的女俠，雖然身為皇親國戚，但卻絲毫不染官宦之氣，文雅中英姿煥發，柔弱中不失剛強，對愛情堅貞不移，卻又不失理性。

無惡不作的魔頭，梁氏一律將其定位成貪圖名利、喪權辱國的小人，但偏偏這些人又身懷驚人藝業，為追求個人利益，逞一己之私慾，不惜投身官府，甚至勾結外族入侵，對國家社稷造成了莫大的威脅。

四、以女性為主角

綜觀多數的武俠小說家，通常以男性人物作為故事情節的主角，且幾乎每個場景男性主角都會出現，但在《女帝奇英傳》中三十二個回目裡，除了男性主角李逸之外，女性人物上官婉兒與武玄霜的份量也相當重，甚至在第四、七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回中，完全看不到男主角李逸的影子。因此，文本中對女性人物的重視是有異於一般的武俠小說家，當然這種以女性為主角的寫作方式，在梁氏之前並非沒有，只見唐傳奇中的《李娃傳》、《聶隱娘》、《無

雙傳》等作品中曾出現，但之後即甚少見過，小說的故事內容大都以男性人物為中心來做情節發展。

雖然在梁氏之後的武俠小說的內容中，看似以男性人物為主角，其實女性人物的表現卻也亮麗搶眼，絲毫不下於男性主角，可見得梁氏在此方面的影響極為深遠，男性人物不再是唯一的主角，以女性人物為主角之寫作方式的武俠小說家，已不在少數！

五、情愛關係的分立模式

除了在人物塑造上具有特色外，在人物的關係上，更是令人一新耳目。舊派武俠小說家朱貞木，於其作品中加入了「一夫多妻制」的「一對多」中國舊習俗，使得之後的武俠小說家紛紛起而效尤。特別的是，梁氏雖然採用「一男對三女」的情愛糾葛發展情節，但三位女性所扮演的角色卻各不相同，上官婉兒是多愁善感又理智的紅粉知己，武玄霜是丰姿綽約、付出無悔的情人，長孫璧則是傳統保守、臣服男性的賢妻良母。三者在本文中雖然互有關聯，卻不曾有過情感上的衝突，彼此都默默地祝福對方，甚至在情節關係的發展與安排上是分開而獨立的，與其他武俠小說家作品中，男主角週旋於眾女之間，使得眾女爭風吃醋的情節差異極大，因此，梁氏在本文中巧妙地營造出男主角與紅粉知己、情人、賢妻良母之間的人物關係，確是特出於當代、甚至現代武俠小說家之間。